

重刊宋本尚書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宣訂校

循孝丙戌南昌
府學重校正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
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
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
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
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
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
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
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馭貊之屬一條謂駒

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
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
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

墨子所引湯誓之文

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
條乃何晏集解所引

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
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
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
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
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
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
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
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
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
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
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
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

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
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
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
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
未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
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
彪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
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
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
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彪一家故云然

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
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
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以自來水

之長書

然各師門

之長書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
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
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
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
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
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
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
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
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

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
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
深穽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
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
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
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

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
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
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
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
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尚書正義序終

泰西盧氏
同治四年

江西鹽法道胡稷栻